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三

補增  
莊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三

太宗皇帝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埒克拉木党項別種作勒浪今改正舊名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在陝西府谷縣境埒克拉木等乘亂反挾德威殺其將突厥浩里舊名合利今改正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蒙正來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謂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各分門類及朝廷用人卽取之袋中故所用皆當至是罷相判河南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

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旦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于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郤之。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誹謗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己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六月，以李繼遷爲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繼遷遣押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已而繼遷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清遠軍宋置，故城在甘肅靈武縣東南。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恆。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

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懼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西州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軍契丹韓德威譟知御卿有疾遂帥衆攻府州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丙申〕二年春二月以太祖孫惟吉昭長子國祥德爲閩州觀察使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午膳也周禮疏王朝食日中食爲三時食中食義蓋本此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閩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帝令洛苑使白守榮護芻粟四十

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

亦曰涼樂河在甘肅武縣南北流入黃河靈

守榮衆潰運餉盡爲

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

字韜光彬之子

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爲繼遷所得遂頓兵

不去此宋史原文言表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似戲靈州爲繼遷所得者與史不合今改正二字改下二字作使爲

呂端請發兵

出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

涉旱海在靈武縣東南趙珣曰靈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

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

聽卽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

人渙州人出慶范廷召貴州人出延王超

趙州人

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以陳靖

字道卿

甫田人興

爲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

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

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田均稅量田授人

約井田之制爲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爲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

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爲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寇準免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

不相知者卽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尙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

宋初以涼州爲西涼府後沒于夏

涼州久不內屬

唐廣德初州陷吐蕃咸通中收復旋即荒廢後唐長興四年

度年留後孫超遣使求旌節詔拜超節使至後周顯德中復絕子中國

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

鹽池也，在甘肅靈武縣東南元和志鹽州五原縣有烏白二池出鹽即此

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

字周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

注見前

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

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

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

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

字元翰

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

虜遂卻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

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禽賊

〔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洎性險詖巧于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至是以病罷尋卒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峽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

葬永熙陵在河南鞏縣永昌陵西

太子恆卽位

是真宗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

至道二年參知政事

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及

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夏四月尊皇后爲皇太后

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軍見前行軍司馬見前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爲行

軍司馬降王繼恩爲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唐置今爲

廣西

立郭氏

守文之女

爲皇后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卽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字子明祐之子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冬十二月追尊母李氏

真定人防禦使英之女

爲皇太后

帝生母也太宗時封夫人尋

薨帝卽位追封賢妃又進上尊號

元德曰

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

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州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與

之張浦亦遣還

# 真宗皇帝

〔戊戌〕咸平元年春正月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之言也

冬十月呂端李至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壞大宮廷陞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至是以疾罷至亦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使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字汝礪、京兆人、宋湜字持正、長安人、爲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

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曾致堯正字

臣豐南人、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耳沆曰

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奸邪是也

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

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謔卽侯臣常惡之、獨卿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謔卽侯臣常惡之、

豈可效尤、卽劉后也、益州華陽人、卽劉美人、益

〔己亥〕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字拱正、眉山人上疏言宜重

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帝優詔褒答之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惠、武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

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

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

璨、瑋

彬次子寶臣

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

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

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

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餘積守法度保功名爲宋良將第一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悉免租稅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

讀講學士始自此

詔呂文仲楊徽之夏侯嶠

字峻極濟州鉅野人

爲侍

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祕閣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

昺與

杜鏞舒雅孫璡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杜鏞字文周常州無錫人舒雅字子正宣城人孫璡字宗古博平人

冬十月契丹入寇都部署康保裔

河南洛陽人

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

契丹次于大名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

楊延朗

業之子

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

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真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

冀州人

擁步騎八

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

出兵會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恆怯乃不如一嫗鈴轄張昭允

字仲微

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

于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卽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遲明

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

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

續目范廷召潛通保裔不之覺遂戰歿考宋

史康保裔傳潛保廷召傳俱無廷召于瀛州潛通事真宗紀今依宋史改輯

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

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爲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遂

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賛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于潛

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命王繼英

祥符人

卽軍中召潛還以高瓊

人燕代之羣臣請誅潛詔削官長流房州

〔庚子〕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范廷召追敗之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

去廷召等追敗之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益州戍兵作亂推王均爲首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均遂陷漢州詔以雷有

終爲川峽招安使將兵討之。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

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鈐轄符昭壽  
子彦卿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

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徐州彭城人與轉運使張適

組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尙未有主欲奉  
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爲逆邪亟見殺我

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之叛卒

見均至卽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鐸爲謀主

陷漢州進寇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字天鉤秦州成紀人所敗還保益州

帝將發大名奏至卽日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太原人

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字世長黨人等皆隸

焉知蜀州楊懷忠聞均作亂卽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入益州焚城北門與賊戰不敵而退復檄嘉眉七州合兵再進軍于州南十五里鶴鳴原以俟王師

帝至白大名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濟字

饒陽人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

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

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大平邪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列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卽以命濟

二月以周瑩瀛州人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日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端正惠端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及疾篤帝親視之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贈司空

六月以向敏中爲兩河宣撫大使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先是有終等至益州爲賊所敗

時都巡檢使張思均

已有終復漢州有終等進壁昇仙橋賊開門僞遁有終等帥兵徑入伏發官軍悉被殺退保漢州

既而賊由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徹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于城北分遣將校攻城東西南三面賊出戰屢敗日益消沮至是有終等入城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遣楊

懷忠追至富順監屬永寧道，及之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

能枝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旌旗甲馬甚衆，禽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字太素，鄆州項城人。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辛丑〕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

六月，汰冗吏。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

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

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搖動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前見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

部署楊瓊

汾州河西人周縣宋爲鎮今

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

宋置清初爲新渠縣今寧夏道地

懷遠

甘肅寧夏縣是

又掠輜重至唐龍鎮

縣在寧夏西南

副都部署曹璨以番兵

邀擊敗之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爲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壬寅〕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

字仲溥開喜人

死之濟知靈州

謀輯八鎮

即懷遠等鎮已沒西夏地理志不載

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番部來攻濟

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

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秋九月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

厲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

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

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

既放

遷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與服，置田長安、彊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希阮，汾州人。

〔癸卯〕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巴喇濟

西涼府吐蕃族首領，按巴喇濟舊作潘羅支，今改正。

爲朔方節度

使知鎮戎軍

宋置，今甘肅鎮原縣是。

李繼和言：巴喇濟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

張齊賢請封爲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巴喇濟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巴喇濟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部署王繼忠

開封人。

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去。

耶律諾郭

字延寧，太祖母弟，舊作奴瓜，今改正。

寇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

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

在直隸望都縣東北。

與諾郭戰，繼忠陳東偏爲敵所乘，超贊

皆畏縮退師繼忠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

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

在直隸西南

清

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

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

此又一炭山

在今直隸萬全縣西南遼史歸化州有炭山謂之堅頭有涼

于灤即此非遼初建河上之炭山也

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繼忠後遂仕于契丹更姓名爲邪律顯忠又改名宗信

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

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

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爲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卽位嘗命條具中外錢

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

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

聽卿去恕遂薦準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

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

貫恕于吏理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精餘年彊力幹事胥吏畏服

冬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錫居諫署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

替爲己任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

續卷